

我的一家

陶承

572

工人出版社

44-572  
475  
3

# 我的一家

陶承口述

工人出版社整理

工人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F119/10

我的一家  
陶承口述  
工人出版社整理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四條大街）  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 
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 
字數：70,000字 印張：2 插頁：2 印數：1—200,000（累印950,000）  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 
1959年1月北京第7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07·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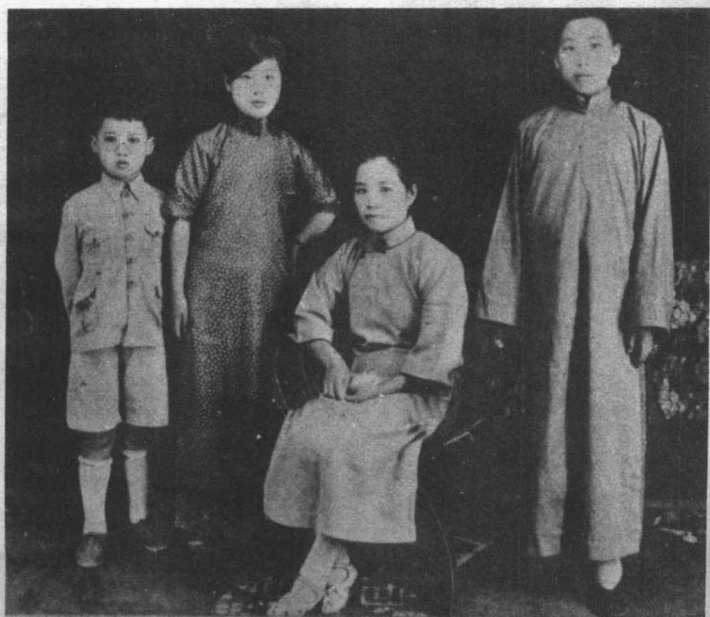
定 價：0.28 元



欧 阳 立 安  
(十五岁做学徒时)



欧 阳 稚 鹤  
(十六岁在抗大学习)



稚鶴、本紋、陶承、应坚  
1932年在中央国际事务团住机关时

## 序 一

这本“我的一家”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。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。这是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。毛主席的一家、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，他们均具有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。

“我的一家”实例教育，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，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，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。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我国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今日，我们必须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，这就是“我的一家”出版的现实意义。

徐特立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

## 序 二

在延安，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，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。现在，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。这是一本好书。不止是叙述了她的一家，而是通过她的书，可以看到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。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、贫苦的知識分子、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、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，艰苦奋斗、前仆后继；丈夫倒下了，妻子更坚强起来；父亲倒下了。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。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！他们相信胜利，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，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。

欧阳梅生同志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那是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。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、送大江报，我是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，环境恶劣，编报、印报、发报，都是单线，很遗憾，我没见过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。

陶承同志没正式上过学，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诗。她说：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，园林很美，夜里，梅生改课卷，她在做针线，两人推窗一望，月色朦胧，树影池光，苍翠欲滴。梅生念了几句诗：

夜静寻诗味， 闲谈仔细评。  
共憐秋月老， 山塘翠已深。



陶承同志說：當時的情景，確使我兩人沈醉在自然的懷抱里，我還不懂詩，但詩的調子，至今記得，可能有記錯了的字。這里，可以看到這一對青年夫婦是如何地熱愛祖國的美好山河，想在這里面自由地勞動和生活。但是，當時的社會不允許他們這樣，於是只好走上改造社會的路。

陶承同志說：一天她讀紅樓夢林黛玉葬花詞，讀到：“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”，梅生在旁听着，流了淚。又過了若干年，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，我看到陶承同志寫的孤燕詩：

梁上有孤燕，    晨去暮歸來。  
不知說何事，    嗟嗟費我猜。  
玫瑰紅朵朵，    青春能幾回。  
回憶當年事，    猶然令人悲。

梅生、陶承都是貧苦的孤兒，對舊社會只有怨恨，沒有留戀，他們真摯的愛情，發展而成為鞏固革命鬥志的紐帶，因而培養出革命的後代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軍進攻陝甘寧邊區，我們一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萬所謂精銳部隊於邊區山地，一方面開始在東北、華北進行大規模的解放戰爭，中央機關東移。陶承同志雖然在前幾年的東征中失去了她可愛的最小的兒子，此時卻心懷開朗了，寫了幾首紅雲曲：

朵朵紅雲直向東，荷花出水滿池中。  
迎風皎艷清香意，白藕蓮心味更濃。

朵朵紅云直向东，黄河对岸炮轟轟。

消灭刘戡几个旅，人民军队是英雄。

朵朵紅云直向东，傳來捷报喜重重。

土改狂潮灭封建，南北东西正反攻。

母亲的情怀，比蓮心还苦；革命的胜利，比花朵还香。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。

亲爱的讀者們，男女青年同志們，陶承同志的家，不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，她家牺牲的人不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儿。正是他們的血，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。我們常說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，这句话，在当时講，一个人倒下去了，更多的人站起来，埋葬了伙伴的尸体，揩干了身上的血，立即又进入战斗；在現在講，无数先烈的血，奠定了改造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、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，我們踏着这条路前进，应该更坚决，更勇敢，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我們和流血的先烈，是心連着心的。

我們热爱和平，但是为着保衛祖国，反对压迫，我們的先烈不怕战争，我們也不怕战争。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們头上，敢于阻撓我們解放自己的領土——台湾，我們一定要为反抗侵略而战，坚决、徹底、干淨、全部地消灭侵略者。

牺牲的人民英雄，永垂不朽！

谢觉哉

九月八日

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，合起来有十七口人；我是一个退休的革命干部，兒子、兒媳在湖南矿山；女兒、女婿在武汉，大外孙女在航空学院学习，大孙女已进了中学 几个小点的正上小学，……还有一个不滿三岁的小孙子，一轉眼就爬上桌子，打开收音机，要“听毛主席讲话”。

但是，我要講的并不是这个家。因为要介紹这个家庭，只用“幸福”两字，就可以概括无余了。

我所要講的“家”，是已經过去了的。也可以說是这个家庭的历史，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成員：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我的兒子欧阳立安和稚鶴。他們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事业，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的。他們离开我們已經很久了！

我在家养老。平时只讀讀書，看看孩子。每逢假日，孩子們从学校回来，大家在藤蘿架下閑談，他們总是纏着我要我講故事。而且，往往还有附带条件：“不听神話，要講真的！”“要我們沒听过的！”

我想：孩子是我們的未来，可是讓他們知道一点我們的过去，懂得一点过去的艰辛，也并没有什么坏处。因为，他們生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，他們既不知道什么叫憂患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冻餒。然而这一切，都是他們的祖輩父輩，經過整整一代的浴血战斗，作了无数的牺牲，才爭取到的。讓孩子們溫習一下家庭的历史，讓他們由此知道一点新中国新社会締造的艰难，讓他們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，更加勇敢地去創造未来吧！

为了紀念死者，更为了激励来者——这些年輕的孩子，我談了如下的故事，

这是四十七年前。

清早起来，于娘就忙坏了。给我梳头，插花，换衣裳——我要出嫁了。

这一天，正是我第十七个生日。照家乡的习俗，过生日这天，是不能动葷腥的。这是表示不忘母亲养育的恩情。可是偏选了这个日子叫我“过門”。干娘說：男方中了邪祟，病了几个月起不来，急等着花轎上門冲喜呢！

家里并不像办喜事的样子，沒有宾朋，也沒有亲友，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。两岁的时候，我就成了孤儿。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舅舅。他成天背着小木箱，东游西串，沒有个固定的住处，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（也就是干娘）家里。此后，就很少再見到他了。我跟着干娘長大了，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綉，为我擇婚，就是这几件嫁衣，也是干娘做的。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
“舅舅怎么还不来呢？”我問。

“快了吧？”干娘說。“昨天就着人找他去了。”

忽然，笙管喧响，迎娶的花轎到了門前。我慌了，心跳个不停。干娘一把抱住我，哭了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哭，舅舅闖了进来，二话不說，背起我就跑。他身上有一股酒气，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。

轎子里挺黑，头上又蒙着盖头，路上顛顛簸簸，把我攪得昏头眼脑。走了十多里，进了城，轉进一条小巷，轎子停下来。以后就是繁瑣的仪式，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坐床……我完全像个木头

人，听人摆布。吃交杯茶的时候，有人送来了紅枣，花生，蓮子，荔枝……我稀里糊塗的，連核也吞下去了。我偷偷看着，新郎也吃了，还吐核哩！不知是誰嚷了一声：“新娘子笑了！”于是，屋子里頓時喧笑連天，有人跺脚，有人怪叫。

正在这时候，新郎搖晃了一下，两边的人赶忙扶住，才沒有跌倒。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，嘴唇不住地哆嗦。不得不勉强結束仪式，叫人換走了。

这一夜，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。

邪祟沒有冲走，經一天的劳累，他的病更重了。

我的丈夫欧阳梅生，那时正在長沙第一师范讀書，比我还小一岁。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祖母撫养大的。

过門不久，我就操持家务了。祖母治家很严，常为一点小事責罵不休。淘米的时候，哪怕掉一粒米在地上，她也要拾起来，还嚷得四邻都能听见：“不能这样糟蹋呀！”火烧旺了，她又嚷：“这柴是錢买的呀！”我真怕她。

幸好梅生还体贴人，背地里总安慰我說：“祖母岁数大了，說你几句，不要見怪；你做你的，用不着怕。”可是他自己，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說話。

我們都还是毛孩子，貪玩，不懂事，祖母拘管的也紧。每日晨昏定省，問安三次。梅生下学回来，得先去請安，要是先进自己的臥室，她就生气。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人。晚上，她坐在角落里，捻着一串佛珠，闭上眼睛，不声不响，像是參禪的样子，我們也只好陪她打坐，一动不动。

我真睏了，打了个哈欠。

祖母睜开眼，狠狠瞪我一下，又入定了。

梅生趁这个机会，活跃起来，做出各种怪相，跟我傳送消息；

看我不懂，比划的就更起勁。后来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嘆赤一声笑了。

“輕薄！”祖母气哼哼地說。这回沒有睜开眼睛。接着做个不耐煩的手势，那是叫我們走开。

我們就像遇到特赦的囚犯，身上再輕快不过。可是还不等我們的脚跨出門檻，她又叫了：“不要点灯熬油哇！”

老人家厉害，心眼倒挺好。高兴的时候，也把收藏的菱角，蓮蓬，花生，拿給我們吃。并且感叹地說：“你們年輕人，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！”

第二年，我們有了第一个孩子。起名立安。說来慚愧，我們还没脫尽稚气，却过早地做起父母来了。

小家伙好哭。一哭，就給吃奶。要不，就是梅生抱着他滿屋子轉。我們所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些了。

最辛苦的还是老祖母，晚上願不得再捻佛珠了。浆浆洗洗，都落在她头上。然而，她沒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“太婆”，就一病不起，弥留的时候，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。这大概是她对人生唯一的依恋吧！

祖母死了，我們的境况变坏了。在她臨終以前，曾特別囑咐，請几个和尚来，給她念三天三夜金剛經，超度来世。在安葬的时候，我們虽卖掉那一小塊土地和池塘，还是背了一身債；而且这身債務以后也沒有卸下来。因为接連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生下一个孩子，梅生就高兴地叫：“又多了一个債務人！”他总是无憂无慮，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

这时，梅生已經到外县教家館去了，收入微薄，难以养家。我带着几个孩子，住在長沙城里，就靠着做做手工，維持日常用度。

十三岁上，我在湖南有名的楊季堂湘綉館学过两年湘綉。

那时湘绣的主顾，多是官绅人家。一幅中堂，几扇条屏，多的要卖几十两银子。杨家手艺是家传，像人像的眼睛，动物的卷毛这些细活，总是放在内室，由他儿媳——十姨奶奶自己做，不传外人。她们绣出的眼睛，也真像会转动似的。我们学不到这些手艺，只做粗活。

说是粗活，也不简单。案前摆着布绷子，绷上绣件。缎子上虽然先由画师打好了图样，可是那只是个轮廓，自己还得按小图配线，绣出层次。一根丝线，要批成十六根，每种颜色，从最深到最浅，又要分成十种。所以绣一两针，就得换线。——我学了两年，连画稿也学会了。

现在，我又重新理起这些活计。在家里，绣不了大件，就给人绣些花边、领条、袖口，或是帐沿。做活的时候，把大儿子立安放在床上，给他一本破旧的芥子园画谱，他能反来复去，翻看半天，不和大人纠缠。晒了，就把画本一搁，自己睡了。

虽然清苦，可是我们倒过得挺快活。没有拌过嘴，没有吵过架。灯前月下，梅生兴致一来，还要吟几句诗呢。古人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但我们家却永远是欢乐的。

## 二

一连数年，孩子一个挨着一个，请不起收生婆，就由梅生自己接生。孩子多了，我们的生活更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做手工，工钱低，一幅帐沿才两吊钱，到手就光。亏得那个好干娘，进一回城，就给些接济，不然，我们真得挨饿了。

不久，经朋友介绍，梅生到离长沙六十里的龙家大屋教书去了。全家也都跟着搬了去。

这里有山有水，树林子里，有好多叫得中听的鸟儿，路旁塘

边，还有好吃的野果，孩子们简直入迷了，早晨爬起来，就满山遍野地跑。回来时，每个口袋里都装得鼓鼓的：野花，野果，石头，甲虫，螳螂，什么都有。

龙家大屋前面有个锅底塘，塘边生着丛密的蘆葦。那里蜻蜓最多，孩子们惯会用两个指头，捏住蜻蜓的尾巴，再用线拴上，叫它满屋里飞。

孩子们很快迷上了这个开心的游戏。一天傍晚，下过大雨，立安招呼弟弟和妹妹说：

“走，去捉洋迷迷！”

孩子们跑到塘边，大哥眼明手快，伸手捏住一只。

“那边还有个大的！”老二应坚嚷着。

“捉住！”哥哥下了命令，伸手又捉住一只。

“我够不着！”弟弟胆小，脚边就是水塘，伸手试一试，不敢动。

“不怕，再往前一点！”哥哥一边命令一边行动，他已经捉到三只了。

扑通！……

忽然本纹叫喊起来：

“二哥掉到塘里了！”

我用下针线就往外跑。只见塘边围了一群人，梅生也在哪里。他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忙迎上来说：

“不要紧，救上来了。”

应坚浑身是水，鞋也丢了，一见我，就咧着嘴哭。我没好气，上去给他两巴掌。

“你还哭！没淹死还不便宜！”

“妈妈，莫打弟弟，”立安在一边说。“是我叫他去的！”

“那你也跑不了！”我又给他两巴掌。

我把孩子领回家，气还没消。顺手把他们拾回来的破破烂



烂，都扔到院子里。梅生站在門旁，看我一眼笑着說：“真是昏官断案，有理无理，一律三百大板！”我心里一动：是有点过份了。

“你还在生气，可是挨淹的把这事早忘了！”梅生又說。

“你看应坚在做什么？”

应坚在院子的水坑边赶小鴨子。

“这証明你失敗了，”梅生說。“应该給孩子講通道理。”

“我没有那个耐心！”我說。

“耐心也是学的！不然，就会專做愚蠢的事！”他說。

我无話可說了。

日子过去了。立安入了学。乡下生活要簡省得多，吃水燒柴，都不用花錢，屋前屋后，种上些菜，也吃不完。因此家里的生活頓时寬裕多了。可是，梅生还不滿意。

“不能光圖眼前，光管自己，”他总这样說。“一个人还有社会責任！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！”

- 他需要什么呢？

一九二三年，他终于离开家，和几个朋友結伴到四川去办学校。他說要出去“見見世面”，寻找真理。我相信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没有拦阻他，自己帶了孩子，又回到長沙。

誰知不到三年，他又逃了回来。学校被軍閥封閉了，半路上遇見土匪，搶个精光。到家的時候，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子。……

“这回真是全軍复沒了！”他一进屋就說，滿不在乎的样子。接着把孩子一个个抱起来，亲着，鬍子扎得他們哇哇叫。

他那模样，着实狼狽。身上滿是灰土，一件短衫，成了七零八落的片片，臉上白一塊，黑一塊，叫太阳晒得蛻了皮。就連他說話的声調也不一样了。

“梅生，你变多了！”

“是嗎？”他轉过身，端詳着我。“那末，我来看看你，变了沒